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二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三十四篇

糸下云象束絲之形。絲下云從二糸。是許君以糸爲象形字。以絲爲會意字。殆非也。絲則象形。糸則省絲會意也。絲之爲物與麻同。苟無說文玉篇。誰復知𦃟爲古麻字乎。𦃟之爲字。以種必密比。故兩之。絲之爲字。以其物必挈束。故兩之。凡以象其多也。且其字爲已經涑治之絲。非蠶初吐之絲。何也。糸之古文爲𦃟。卽知絲之古文爲𦃟。業已成線。

兩股相糾也。小篆作。下作三岐者，非三合繩也。上端屈絲而爲線，故不散。下端則散矣，故三以象之。實則細絲甚多，不止三也。糸則省文絲字耳。絲字業已繁重，用爲偏旁，不便書寫，故省之。從糸者既多，卽別立音義耳。試觀糸、絲、素三部中字，其義竝同，初無區別。而絕之古文從兩絲、繡之古籀文、彝之古文、系之籀文，皆從絲，則其無異義概可見矣。恆言皆曰絲不曰糸，知糸卽絲矣。許君時或就字形解字，不由物形解字，故其說象形也，或未確。如禾字從木從夨省，其尤蔽者也。豈必爲許君諱乎？

集韻七之，以絲系爲一字。

後漢書宋宏傳以全素系羔羊之絮案系當作糸素糸卽素絲也絮當作絜古潔字

爾下云芾省五經文字作從芾集韻作芾聲段氏以芾訓相當以爾僅足蔽蠶之身爲相當之意稍涉牽強竊卽字形揣之似兼象蠶簇形簇蠶者先以杈枝置地加以條桑而後置蠶其上以苦芻芣蓋之蓋爾字從虫絲會意而芾則以聲兼形也蠶以卵生而再眠之後卽復胎生荀子謂蠶無牝牡非也且有性淫者身作黃色中道天死閉有不死者亦不能作爾矣名曰荒蠶大抵儒者體物率從書冊中得之不盡其名曰駒其長甚速與其母同入簇也蠶之腹中如銀者作白爾者也如金者作黃爾者也映日以觀通明無

礙是可族時矣。聞是時食之甚美。然未嘗食。吾少時恆見之。今久不見也。

段氏補𪔐篆是也。不獨繼下云反𪔐爲繼。可據卽從糸𪔐句亦明徵也。苟無𪔐字。將何所從而改繼爲繼。則大謬也。古文絕作𪔐。指事字也。反𪔐爲𪔐。會意字也。小篆又加糸耳。互爲古文。小篆加竹作筴也。求爲古文。小篆加衣作裘也。朮爲古文。來爲古文。小篆加禾作秣。作秣也。皆其比矣。然則從糸𪔐之說。似𪔐別爲字者何。曰。此或許君拘處。以繼列𪔐之上。故云然。抑或後人妄改矣。是以互朮象形。一

望知爲古文而說解且曰或省也裴下云求聲求下反云古文省衣不通一至此極則許君之誣可不辨而明也○段氏据韻會爲鑿作注曰繼或作𦣻當改之曰古文繼

締下云結不解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蓋緜也結不解蓋緜也而締下說則謂結之不可解者非以爲物名也知然者自縲以上皆絲之色目自緜以下皆治絲之事自緜以下乃絲所成之帛自縲以下爲帛之色澤以縲之無文者居首所謂白賁也自纏以下乃絲及布帛所作之物而縲卽在其中若締遽以縲訓則失其次矣

然知結不解爲漢人語。繒下云結也。玉篇則亦曰結不解。或卽述說文而今本經刪節也。

許君說繒曰織餘也。說繒曰五采曰繒。繒畫也。衆經音義引如此。

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繒。論語曰繒事後素。案較然分爲二字。所以正古人之誤也。尙書作會。釋文云馬鄭皆作繒。馬說無徵。或者如陸氏說若鄭注春官司服引之曰作繒。釋文亦同。考工記注曰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繒事後素。論語釋文。繒本又作繒。尙書傳曰會五采也。今說文繒五采繒也。蓋後人卽用此說改之。又以五采成此畫焉。由此推之。書之作會。馬本作自加繒字。

繪許所據本亦同而後鄭作績論語之繪許主之而先鄭後鄭皆作績其作績也以繪績爲一字異文也許之作繪也謂與績異義而考工之績爲同聲假借也又案尙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繪繡較然二事許不容不審而見於說文者袞下云卷龍繡于下常繪而言繡衣而言裳絺下云繡文如聚細米也正如尙書矣乃勑下云袞衣山龍華蟲勑畫粉也屬龍于畫與尙書合而自與袞說背牽連山龍華蟲勑與尙書背與繪下引山龍華蟲作繪燥下引藻火粉米各爲一類者皆背以

勑爲畫與尙書背與說絲以繡背竝與勑字從褱背褱者
箴縷所紖衣也箴縷可以繡不可以繪不知何人任意改
竄豈真如段氏說許君誤合繪繡爲一事乎則請以二事
證之尙書釋文粉米說文作勑黼徐本作絲蓋宋人增入
一句謂二徐說文有絲無黼也是褱部原有黼字知不爲
絲字之重文者褱補一字褱爲部首補在衣部黼絲一字
其在兩部宜也篆尙可刪說解豈不可改又燥下引燥火
粉米大徐作勑米而小徐曰許引藻火粉米不謂藻字當從玉
則燥火爲後人改明矣苟據燥說之則裳之藻乃綴玉爲

之不但非繡抑且非繪古聖乃爲此不衷之服乎幸而繪字說引見元應書得以正之其他則無引者不知原文果何如矣○又案許君以繪爲畫可以尙書作會決之謂許君用本字尙書則省形存聲字可也卽謂尙書爲古文假借字許君之繪則後起之專字亦可也詩會弁如星鄭君引同而許君引作鶩蓋亦猶此要之繪必是畫卽不得與續合更不得與繡混也○漢書食貨志緣以續爲皮幣顏注續繡也續五采而爲之案謂續爲繡乃出于好古之顏氏不詳何本

縛下云白鮮色也。縞下云鮮色也。色字下皆似有挽字。本部自縞以下皆帛名。不應二字獨主言色。自綠以下二十五字乃言色。其末紕綖二字皆云白鮮衣兒。縛縞不與類列。知非色也。穀下云細縛也。縛字承之。則縛卽是穀。內司服注素沙。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案鄭以沙穀說沙。卽是說縛。與許說穀以細縛正合。玉篇縞下云練也。說文練下云涑縞也。紕下云白紕縞也。則縞卽是縞。廣韻縞素也。素部云白緻縞也。禹貢傳縞白縞。段氏改兩色字皆作厄。竊疑厄卽梔字省文。梔乃染黃之木。不宜加之白縞。若謂縞本黃色。則縛豈非白黃乎。故別爲說。俟覽者再考之。

纓下云援臂也。紮下云攘臂繩也。玉篇：纓，帶也。援，

刻本作後，謬也。

今臂也。收衣袖，紮，廣雅：紮，謂之纓。然則纓，紮一物也。段氏

改。以搏衣出其臂，說援臂似可。然援臂本以說纓，則段說不可也。若是搏衣之說，則字何以從糸乎？竊意許君此說，直爲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作注解耳。是以紮下直云攘臂，不云纓臂也。玉篇之說至爲明了。帶也者，釋其形也。援臂也者，謂纓一名援臂也。而又以收衣袖，紮申之，表其用。兼通其別名也。然則馮婦攘臂，乃是束縛其臂，以便於搏耳。豈擅拳搏袖之謂乎？惟是纓、紮二文之間，隔數十字，豈攘之

上爲縹紉之屬其質用絲。蔡說曰：繩而其上六字皆曰繩，則縹之質用繩，因殊別之與。乃縹下縹綱二字，說皆曰維。而維字則又在縹字下三字之後，將無後人倒亂之乎？姑發其端以俟知者。

綱下云：維紘繩也。案今之綱有上綱、有底綱。語云：提綱挈領者，謂在手之綱也。綱舉目張者，謂底綱也。苟舉其上綱，則目皆閉矣。綱之下口圓底，綱用兩繩，週於下口，以鉛或鍍爲押，長二三寸，視綱之大小爲之度，押身兩渠，而兩繩卽傳兩渠之中，別以細繩縛鉛押之兩端，則合三爲一矣。

所謂綱者蓋卽此也云維綱中繩者謂維夫綱之中之繩也玉篇作維紘中繩意亦同也許說綱云維紘繩也者則專指底綱何也紘冠卷維也紘與縷同用皆帀於項則綱亦帀於綱也又射侯亦有綱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筠案康成云繫指綱之在舌外者記云出司農云連則通在舌內舌外者言之蓋九節之侯上舌七丈三尺下舌五丈四尺遇大風則布必裂故以繩著於侯之邊以固之其出者則繫於植兩尋一丈六尺兼著

於侯者計之則上舌之綱八丈九尺下舌之綱七丈也以
侯綱之週市於侯知綱綱亦指其週市於綱者也下文綱
字則但謂侯綱之紐與綱無涉段氏兼罔言之非也

組下云補縫也吾鄉謂衣之當肩者破補而縫之曰組

音旦

補它所則曰綻一字分爲二也又綻下云縵衣也衣部齋
下云縵也吾鄉謂衣小坼對合縫之近似織補者然謂之
縵今語雖沿古義亦未知正合古人意否段氏謂縵其邊
則未聞其語但以同聲之字意揣說之也

繪紂互訓而皆曰馬今語馬用繪驢羸用紂紂加橫木爲

其肩狹於馬也是古通名今異名也

自縫至紙四十字玉篇與說文不過小異惟絆下紉上之
額玉篇作𦘔先酒切絆前兩足也後收雜字中又出額字
相兪切絆前兩足也廣韻麋有二部皆收額訓義同蓋二
部聲通者多說文自從須玉篇自從酉其後收之額字則
孫強輩不知而增之

集韻有部以𦘔
爲額之重文

紉下云彈彊也謂彈弓之彊也彈弓無簫故異其名


紉下云敝繇也段氏以孰釋敝非也敝敗之繇不可織者
乃用以褚衣耳今猶呼褚爲紉也

紙字如段氏所說則紙是漢字矣不知紙是古字今所用之紙則自漢始有之耳蔡倫傳自明段氏所引失其區別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筠由此知古用帛爲紙故其字從糸倫所作仍沿古名耳段氏乃曰造紙昉於漂絮支離其說乎○王隱晉書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閒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卽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

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之紙爲今紙案此說甚明了紙爲古字帀則漢字也欸下云績所緝也案緝績轉注而以欸介乎其間正恐人不解故如是列字如是立說也前已緝者今又績之如紡線者初紡爲單線再紡爲合線也

絲部縑字段氏据廣韻改作縑如說文果作縑也則玉篇何不言之惟從事亦殊無義或說文傳譌或許君別有意吾皆不能知此字要當依石鼓作縑從事即事字其文不同者說文更有古文𦉰而攴部𦉰從之則作

𠂔說文之𠂔石鼓𠂔字從之則作𠂔是𠂔同也故知
𠂔即𠂔矣薛尚功鐘鼎款識引石鼓作𠂔乃誤以
石泐處認爲一畫或謂是從止則將謂𠂔爲車字乎𠂔
部𠂔下云礙不行也從𠂔引而止之也𠂔者如𠂔馬之鼻
從此與牽同意同意者謂牽從古文𠂔非如今本之𠂔聲
也𠂔牽皆御馬牛之事則𠂔之從𠂔正其類矣五經文字
出𠂔𠂔二字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口段氏注車部𠂔
字又引之是殆謂𠂔又當作𠂔矣將從廣韻之說文邪抑
從張參之說文邪𠂔人舉子不定後人何所適從哉吾謂

轡字近之祇多一畫耳。夢英書車字作卽此形也。至於說解所云與連同意吾又疑連爲連譌。玉篇出連字而曰一本作連豈是時說文兩本不同體邪。許於連字下說從車從止之意而不說從門之意。牽下云象引牛之廐固說門矣。則連下不說將本無門邪。抑所云與牽同意卽兼說門邪。連形似固易譌也。轡以控制爲用從車正合。靈飛經作轡其下從匕與車之古文卽下半合。何後世書體尙與石鼓仿佛而說文與之背馳非情也。轡亦多一畫總由後人認車爲車耳

故夢英作車上
半直似車字

○桂氏曰石鼓文作周憬功勲銘作

戀夏承碑作戀。隸變止爲心也。毛刻左傳禮記韓詩外傳並作戀。惟字文周豆盧恩碑作戀。一切經音義引字書戀馬廐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字從絲從走。馥案走當爲寔。玉篇作寔。云一本作寔。馥謂寔省作寔。戀亦從寔省。

虫。虫蟲三字一也。虫象形。則虫蟲當爲會意。然三部中字皆物名。則部首會意不可通也。惟三字各有從之者。斯分屬之。而三字之音義亦因之各異。然從其聲者。融融一字。𧈧𧈧下。皆云從蟲省。徒冬切。可想見矣。是以三部中字。虫部有蠱。蠱蠱蠱皆從虫。虫部有蚤。蚤蚤蚤皆從

虫。蟲部有螫、蟬、虻、蜚、蜚皆從虫。卽此可知其無別矣。惟是蟲字點畫已多。再加偏旁。不便書寫。是以部中祇五字。而虫、虻二部無有從之者也。糸部字多。絲部字少。亦猶此矣。

蠃。蠃也。此爾雅蠃與父守瓜之句。讀也。郭注渾解之。邢疏鹵莽。乃曰蠃與父一名守瓜。如許說。則蠃其名。與父其別名。蠃與權同音。權與爲恆言。故蠃一名與父。若守瓜則言其性也。

樹上屋下作窠之大蜂。吾鄉謂之馬蜂。讀蜂如夆。又謂之山蜂。則呼如蓬。蓋古音也。孟子逢蒙。龜策傳作蠹門。莊子

作蓬蒙。山西人讀門如蒙。故孟津作盟津。它處亦多呼盟如蒙者。講古韻者言部分亦未必然也。

榮蛇蛇醫。段氏所引諸書皆謂卽蜥易。筠案尙是兩種。蜥易者吾鄉所謂蛇蟲也。榮蛇者吾鄉所謂馬蛇也。大於蛇蟲。因謂之馬。猶言馬薊牛藻矣。故老云斷蛇爲兩。馬蛇能合之。此蛇醫所由名矣。如螾銜入耳。方言以入耳爲或名。此皆本以說其技。後卽以之爲名者也。

螻下云蛭螻至掌也。本之爾雅。二徐本同。惟大徐一本無至掌而汲古亦擠刻之。蓋係刊補無者是也。爾雅釋蟲。蛭

蛛至掌。郭注未詳。釋魚蛭蟣。郭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案蛭蓋一名蛛。一名蟣也。以其爲蟲故入釋蟲。又以其居水故入釋魚。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故倉庚一物而釋鳥四處分見也。至掌云者。乃是解說。郭注往往以說解爲別名。如蠨蛸長跣乃蜘蛛之長股者。名蠨蛸也。猶之螳飛螳。不可云螳一名飛螳也。蛭蛛至掌與蟣銜入耳。正相似。蟣銜入人耳也。而至掌郭云未詳。今以意揣之。似當作抵。音紙掌。抵至音近。或借或譌也。蛭蟣卽今之水蛭。大者名馬蟣。人入水則黏著人身。以手撕之。

則彌堅牢不可解。挽惟以掌急擊之，則應手拳曲而墮落矣。所謂至掌，大抵如是。戰國策蘇秦抵掌而談，是拊手之意。故肱揣至爲抵譌也。許君以蟣蛭蝮三文類列，殆亦謂爲一物。特蟣下云蛭，蛭下云蟣，不以蛭蝮爲說，尙有可疑。當再詳之。

許君曰：蛄蚘蜴也。而蜴字不連記於此，殊不可解。是部邊讀若桑蟲之蜴，是許君以蜴爲桑蟲正名也。下文蟣齋蜴，則類記玉篇次弟亦同。說文惟作蛄蜴爲異。蜴下云桑中蟲，蟲也。蟣下云蟣齋蜴，木中蟲也。齋下云齋蟣蟲，其別桑

中木中而通曰蜎者桑白蟲入藥而今凡木中蟲通呼爲蜎也。齋螯連類而及者其形同也。然蜎以足行螯以背行足反在上。田野又有如螯者名地留蟲亦以足行。

强下云蜎也。蜎下云强也。玉篇强下云米中蠹小蟲。

此沿今本

郭注之誤。邢疏引方言注曰。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

蜎下云强蜎蟲是以兩字爲名

也。强蜎雙聲字。

蛾下云羅也。大徐曰爾雅蛾羅蠶蛾也。虫部已有蠶或作

蠶。此重出。段氏曰許意此蛾是蠶。虫部之蠶是蠶。蠶。筠案

此說是也。爾雅釋文蠶本亦作蛾。俗作蟻字。

二句錢案也

案說

文蟻

譌字

羅也

此句足徵羅即蠆之別名

蟻或作義

句謂書蟻字者或省虫而直作義字乃省

借也

蠆化飛蛾也竝非蠆字

附言此者乃辨正之詞謂蝻部蝻字非虫部之蛾即蠆字

也特傳寫釋文者譌登為蛾耳

廣韻四紙蠆下引爾雅蟻下云上同蛾下

云上同見禮

謂蛾子時術之

夫許君以蠆蛾蠆蝼為次則蛾為古

蠆字無疑然疑說文本無蠆字今有者後人增也彼見爾

雅蛾羅郭氏以為蠆蛾遂謂說文挽蠆字又見蠆蝼二字

下皆曰蠆遂漫增之不知許君時以今字說古字使人易

了大徐增十九文段氏又改說解用正字皆未達也據釋

文爾雅蠆本作蛾正與說文符合其改為蠆者雖漸違古

義然猶知蛾卽是蠧。未嘗以爲蠶。蠶也。蛾從我聲。古讀五

何切。與蠶無異音。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知義之古音

亦五何切也。蛾羅疊韻。

段氏謂之雙聲者。誤用魚綺切也。

故莪亦名蘿。知

名我者卽可名羅也。段氏以蠧從豈聲不合。強勉傅合之。

不知爲後人增也。如果許君收蠧字。則說之曰蛾或從豈

聲足矣。豈有或體而自爲音義者乎。

段氏曰。當是蠧一名蛾。誤分爲二。語又倒

置。

至於蛾蠶。部位旣殊。卽是兩字。似此者多矣。然玉篇蠶

下云亦作蛾。虫部蛾祇有蠶蛾一說。不別收蠶字。則亦爲

郭氏所蔽。其識亦如大徐也。

段氏說蛸字曰至小暑而子羣生焉誤讀月令小暑至四句各事故注曰皆記時候非謂小暑至而螳蜋生也小暑至一句乃七十二候之一豈二十四氣之小暑乎逸周書芒種之日螳蜋生是也卽小差亦不過二三日通卦驗云夏至誣也況能至小暑乎螳蜋之生如有絲絲繫屬蟬聯而下其長數寸螳蜋成羣蟻附其上余目驗之又螳蜋之雌者其大倍於雄至秋而交交合甫畢攫雄而食之幸免者少不知古籍中言之否也

螻下云蛄螻強犂也汲古刊改作姑螻強蚌鮑氏本作蚌

爾雅。蛄蜚。强蜚。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釋文。蜚。郭音非。亡婢反。本或作非。說文作羊。字林作蜚。弋丈反。搔蜚。蓋卽今也。案說文蜚下云。搔蜚也。而陸氏以爲出字林。豈

廢字

今本說文爲後人以字林羈入乎。玉篇不收蜚。其蜚下云。

弋掌切。蜚。搔也。又音羊。

此音或卽謂强蜚

段氏以爲强羊當音陽。

說固有徵。然漢晉相去。時代爲近。郭音亡婢反。而爾雅本亦有作非者。蓋許郭所見同。爲不譌之本也。鮑刻說文作蜚。則後人加之偏旁。此玉篇所以不收。亦卽爾雅所由譌爲蜚也。蜚別自成字。本與强非無涉。而非羊以相似而譌。

卽加偏旁作蜚蜚。仍以相似而譌。遂以疴蜚之詞爲强半之名也。陸氏謂說文作羊。蓋見譌本。段氏從之者。蓋以强羊疊韻。意揣其當然也。上文强下云蜥也。玉篇亦以爲米中蠹。知强半又名强蜥。

蟬下云。細要純雄無子。爲引詩張本。第指蜾蠃言耳。高注淮南。竝蜂言之。非也。蜾蠃之腹長四分許。而細如絲者三之二。末則圓如珠。是誠無子。蜜蜂馬蜂皆有子。特其雌雄逾秋分節乃見。雌者面白螫毒化爲兩。色黑而柔忍。不螫人矣。又蜜蜂不能自釀。有物如蜂。微大而色黑。無螫毒。代

爲之釀。俗呼爲蜜博士。深秋逐之。有強留者。羣螻殺之。不知古籍中有此物之名否。博雅君子。幸告我也。
蝦蟇吞蟹螯。少頃洞腹而出。

先蜩後蜻。段氏謂後人倒之。有理。抑或以蜻蜩蜻蛉同字。故使蜻字居中。以關上下兩字也。

曹風毛傳言蜉蝣朝生暮死。言其雌者也。淮南言不過三日。言其雄者也。初生荒地中。不害稼。形如蠶黃如金。肥如凝脂。當是時也。吾鄉謂之荒蟲。子已滿腹。乃出地而生角翅。卽蜉蝣矣。旋生子而死。天牛則木蝎蟲所化。木蝎蟲形

同荒蟲，但不可食爲異，化爲天牛，其死之速如蜉蝣，但蜉蝣色黃黑，天牛如漆，或有白點，要是一類，詩人未必區別之。吾鄉呼爲山水牛，正義所引陸璣疏是也。郭注謂生糞土中，則是齋蠟，未聞其化爲甲蟲也。

蜡字說，李燾本作年終祭名，段氏歸咎於唐韻之鉏駕切。案義之改不由於音也。吾鄉呼蠅初乳之胆曰白蜡，亦鉏駕切。古無家麻韻，卽八蜡亦當七慮切。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可證。○蠅胆也。集韻引作蠅蜡也。案如蟣者蜡，長大則曰胆耳，一物也。

吾家距海百里而遙聞深秋時老雀羣入海仍奮而出三
出三入化爲蛤矣羽蟲純陽介蟲純陰陽極變陰天之道
也○云秦謂之牡蠣可疑今作牡蠣蓋非下文蠣字秦卽
有之亦由販賣而得無緣別命以名也牡蠣附石而生謂
之蠔山孔孔有肉近似蜂房海人挑取之旋於海澨淪之
不得歸家而後淪也其味極美留汁食之販肉於它所三
十里外所食皆此也如嚼蠟矣秦安得有此下文之蠣蓋
吾鄉所謂走蠟負殼而行不似牡蠣之族處而定居販至
吾鄉固生活也

蝸贏疊韻蓋連語爲名本部多類此者不知段氏從何悟
入以蝸爲複舉字爾雅曰蚶贏亦將刪蚶字乎俗語曰蝸
牛曰螺絲皆必刪一字而後可乎

虫部序字當以或行或飛或毛或贏或介或鱗分順序之
而以怪物附後形容之詞或在末或在怪物前皆可乃前
有蝻蚊蠅蚩四字後有蠃蠃蠕三字皆形容之詞閒廁其
閒恐非許君本次無從得其脈絡也

蠕之重文蠃與瓊之或體璫同體聲皆不諧蓋皆出自長
卿

段氏謂俗作螯尤誤。說見蟹下玉篇螯蟹螯或作螯然則廣韻之蟹屬或字譌且均爲俗字不必低昂也。

爾雅邛邛岨虛郭注以爲一物說文𧈧𧈧獸也集韻引作𧈧𧈧巨虛獸名也。𧈧下又云與𧈧𧈧巨虛比集韻𧈧下引孔叢子北方有獸名𧈧食得甘草必齧以遺𧈧𧈧駉驢二獸見人來必負𧈧以走二獸非愛𧈧也爲其得甘草以遺之。𧈧非愛二獸也爲其假足也。又引史記注邛邛青獸如馬距虛似羸而小乃引郭璞曰距虛卽𧈧𧈧互言耳與爾雅注又不同于虛賦楚𧈧𧈧駉距虛亦以爲兩物穆天子

傳蛩蛩距虛日走五百里玉篇蛩巨虛也廣韻三鍾蛩蛩
巨虛獸也說文云九魚乃云駉驢畜似驪也又不連言蛩
蛩

蠶下云一曰螟子段氏謂食穀心之螟之子非也夏多陰
霧則稊葉之陰生此蟲小如蟣蛩其色白黑青綠不一吸
禾之精名曰蜜蟲見日則化稊葉如油色漸赤而實亦不
能堅好未秀者卽不秀矣久陰則不化蛻而爲蟣蠊也在
葉而不謂之蟣子者螟蜜平入疊韻也此葉味甘牛羴食
之名實相副矣

段注鳥部隼字引此文作一曰螟字非也

蟲以風化而風字從虫是以從之者轉而爲所從也蓋風
雲雷雨惟風靄爲無形然靄猶有回轉可象也風之飄忽
何以象之其來無始其去無終何以會之形不可象意無
從會乃至諧聲必先有以寄其形而後聲附焉風將以何
爲形哉風無形而所化之蟲有形故轉而以其子定其母
也周禮有飄字說者以爲古文殆會飄并意也然必先有
風而後有飄若從萑從虫卽雜亂不成意故知風爲古文
也至於古文同凡字略可識卽不可解其從日也殆
如腴之古文𦍋狀之古文𦍋從肉者變而從日同一不可

解故許君無說不可說也流傳既久字體沿譌許君亦何由知之

龜鼈之類以它爲雄此語與細要無雌同意非無雄也龜鼈皆有雄而不能交合鼈之交也多見之者雄覓一蛇來與雌交雄輒入水跳擲不已似欣喜也

經義述聞曰說文鼃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鼃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去去去與諸爲韻鼃與諸去爲合韻去去之言祛祛也安舒兒也又引爾雅郭注之去蛟本草之去市又引玉篇鼃字注之鼃鼃以爲當作

龍龕舉四聲篇海所引玉篇作去龕以證其本作去而曰
去與蛙龍古今字耳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去龕魚
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爲疊韻則曰去甫幽部自爲
疊韻則曰蚰龍去龕轉爲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
子上德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又轉爲屈造夏小正傳曰蜮
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筠案右說已可無疑特說文龕爲
龍之重文而爾雅作龕玉篇有龕無龍尙可疑將謂去旣
作龍遂譌爲龍邪則其說解旣不似後人語且有歆字從
之也廣韻一屋收龍

坤下云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案云從土申聲可矣許君曲爲之解段氏又極力助成之非也卽其所引說卦傳亦正在西南不能在正西也術家以辰戌丑未爲土土寄壬于四時也而卦位在未者火生土土生金也術家又言坤艮土者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物非土不生故艮亦言土也

垆下云陶竈窻也此穴部之窻通孔也非囟字不可改

鑿下云瓴適也一曰未燒者

者字依玉篇

案瓴適今謂之塼隸

辨載永初官鑿文曰永初七年作官塼所收塼文七其銘

不言爲何物。獨此文自名爲塹也。此乃已燒者也。後漢書
酷吏周紆傳。常築塹以自給。則未燒者也。吾鄉閒有之多。
以麥穰和泥模作之。益都則皆築成。段氏引斯干傳。瓦紡
名。塹爲專。故借專字用之。玉篇有塹。輒今當用之。漢塹文
有作磚者。則從石非理。要之俗名祇可用俗字。不可復借
專。乃爲
通人也。

埧下云。讀若臬。二徐同。段氏作冀。不知据何本。又謂其冀
切。當作几利切。案臬其冀切。冀几利切。大徐及說文韻譜
並同。段氏蓋因改作冀而竝疑其音也。且此句大徐在自
聲下。其序乃合。通部皆然。閒有不然者。亦當遂之。段氏好

依小徐不顧其安也。埤埭下竝放此。

坏下云𡵓再成也。嚴氏曰：水經河水篇注引作𡵓一成也。御覽卷三十八亦引作一成。釋山：一成坏。自部陶再成𡵓也。明坏非再成，其致斯誤者。禹貢至于大伾，孔傳作再成。顏注地理志沿之，校者遂取以改說文矣。筠案段氏注亦主此說，是也。然不言許君改爾雅之故，卽不明後人改說文之故。原改者之意，蓋以許君言坏𡵓一成，而釋𡵓𡵓一成爲敦𡵓，則是𡵓非坏。釋山：一成坏，則是坏非𡵓。將依爾疋作𡵓一成，則當改說文之篆爲敦矣。將依說文坏𡵓一

成又當改爾疋之山三襲爲𡵓三襲且當改入釋𡵓不當
在釋山矣將改爾疋曰𡵓一成爲坏𡵓則下文如覆敦者
敦𡵓正是一成之象敦字固不可改矣幸有孔傳可依斯
以爲心安理得耳不知許君改爾疋之山一成為𡵓一成
直以坏字從土之故𡵓山不以大小分而以土石分峯巒
峭嶸者謂之山陵阿高者謂之𡵓說字小異於說經坏
旣從土故許改山爲𡵓也試觀釋𡵓曰上正章𡵓宛中宛
𡵓釋山曰上正章宛中隆其詞正同而分屬之則𡵓山有
別而無別故可改也若一則不可改爲再也玉篇引說文

亦曰𡵓再成者也不知爲顧氏之誤抑毛氏張氏所改矣
垂下云遠邊也漢書武帝紀朕將巡邊垂用正字不作陲
堀下云兔堀也玉篇无堀而有墠口忽切墠地爲室也段
氏以堀易堀而刪兔堀之說蓋是○圭從重土例在部末
今堀字在末非次也大徐本竝圮垂在圭下尤非

堇之古文𡵓玉篇同段氏依難字古文改之案難之古
文三其從𡵓者與黃甚似何不從之又一古文從𡵓漢
之古文從𡵓皆可依以改之將何所適從乎且堇之第
一古文作堇而難字小篆或體古文凡五字無一從之

者卽難之古文不從堇之古文足知堇之古文不得依難之古文所從者而改之也許君於古文往往無說解流傳旣久盡從蓋闕之例也且豈獨古文墓爲小篆說曰從黃省者以有古文不省爲徵也然黃固不作莫初不依黃字而改爲堇也

端下云黃黑色也段氏改爲黑黃是也上文赤黃下文青黃白黃皆其例而引周南毛傳則非抑毛傳先誤矣二章虺隤疊韻字也三章元黃雙聲字也四章瘠矣則直言其病然則虺隤元黃皆瘠也凡雙聲疊韻例皆形容之詞不

可泥字生義。黑馬雖病不能黃也。若鑿求之則廣西有蛇見馬則其首築地而尾卓立以射馬腹馬遂斃矣。然則虺隤者豈非爲虺所中而隤乎。爾雅虺隤元黃病也。斯爲平正通達。○古人用連語但取其聲。故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又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恍忽猶與皆雙聲也。可顛倒用之亦可分於兩句。用之乃至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分於兩章用之。經義述聞說是不得以元爲春草色也。

勞字本不可解。許君勉強說之終屬支詘。闕疑可也。

金之古文金玉篇同。仍與小篆同。不過筆勢小變耳。小篆以今之丿連于土。古文以丿書於右。兩韻譜作金。非也。鏡下云景也。鑑下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鑑蓋當以鏡爲正義。許君兩說皆借義。蓋鏡鑑雙聲。字隨語變。周秦以前書無言鏡者。此語蓋自秦漢起矣。世傳漢鏡其銘多假竟爲鏡。猶經典假監爲鑑也。

鐙字下段氏駁二徐膏鐙之說。其注丿部主字也。引釋器瓦豆謂之登。郭注卽膏鐙也。段氏解之曰。膏鐙說文金部之鐙錠二字也。其形如豆。卽今之鐙盞是也。然則駁徐氏

卽自駁也。蓋緣豆部彝字，旣以爲淺人妄增之字，遂欲以

鐙爲祭器之正字。

彝字下段氏以生民之登公食大夫禮之鐙爲假借字。

遂致兩岐

也。其引劉端臨說曰：詩爾雅皆作登，釋文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玉篇有彝字，俗製登字改經，非也。夫豈不謂然。然彝之變爲登也，省以爲又，而又遙於上耳，祇是隸變不足深辨也。若以它書所無爲徵，將它書所有卽可改經乎？則玉篇有彝，云瓦豆也。廣韻亦云瓦器矣。竊疑生民爾雅之登，似卽登之正義。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則借用膏鐙之字，說文豆部之彝，則以用登爲升，旣久，製

此以爲分別字也。許君以登入𠂔部。說曰：從𠂔，豆象登車形。蓋豆既非乘石，不可履以登車，因謂之象形。然豆既非登車之形，卽以豆象車形，𠂔在豆上爲登車之形，亦不可也。愚意登字當入豆部。說之曰：禮器而以彝爲其重文，特從𠂔難解。許君不列於豆部，蓋卽以此。將謂豆哆口似人箕張邪？抑古

義失傳邪？然其不當以登車爲正義，則又可徵之籀文。登夫登車，執綏固用手，然手終在上，足終在下也。今𠂔在下，𠂔在上，失其序矣。蓋兩手在豆之旁，奉薦而進之狀也。再徵諸它字之從𠂔者，𠂔彝從𠂔，皆豆登之類也。奉承奏從

収祭禮恆用之字也則殲之從収固於祭義有合也

釳下云金飾器口段氏以錯證之而以鍍金解之案此蓋

今之鍍金非鍍金也卽以錯徵之金錯刀今有存者或挽

所錯之金則一刀二字成雙鉤文此鍍金之明證所引漢

書西都賦元墀釳切章懷注引前漢書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顏注切門限也文選此賦切作砌注云釳砌以玉飾砌

也說文釳金飾器

據此則今本多口字飾不必在口殆後人以字從口而增之砌固無口可言今

飾器者固緣其口亦緣其底也

廣雅曰砌凡也且計切案說文無砌字殆

范蔚宗用古字昭明用今字耳顏注門限蓋疑砌不可言

沓冒也。未必可據。又西京賦設切厓隙。李注切與砌古字通。案砌乃似厓隙門限豈似之乎。段氏喜僻典不可從也。鉶下云鉶鉶也。玉篇鉶樂器也。爾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鉶。鉶刻以木。周頌作圉。然則敵其本名也。鉶以其有鉶鉶而名之也。圉則同音借字也。玉篇不連言鉶。鉶者二字疊韻。長言之則兩。短言之則一也。段氏豈不知此而不指言之者。由其字從金。而敵以木作之。不相協也。鉶下云鉶鉶也。案器之有鉶鉶者。惟鋸。業下云捷業如鋸齒。又曰象其鉶鉶相承矣。乃鉶鋸二字又不類列。不識鉶

爲鋸之古名與否。然古必有鋸伐木丁丁。尙可用斧。孟子亦曰斧斤入山林矣。若方策之方。非鋸豈能解爲薄版乎。乃廣韻引古史考。謂孟莊子作鋸。豈其然乎。周時不言鋸。秦漢書乃言之。豈宜古有其物無其名乎。終疑錡爲鋸之古名也。豳風錡鋸。傳文之鑿屬木屬。毛韓互易。案鑿屬者。鑿卽鋸。謂鑿孔而以木連屬之也。木屬者。謂以木夾持而連屬之也。若說爲斧鑿之屬。則木屬不可通矣。然則上文旣云隋鑿曰斧矣。何以變其文也。曰。錡鋸蓋同類之物。故使之相對立文也。鋸以木爲匡而含其鋏。將無所謂木屬。

者與乃仲達早已不知爲何物今何由知之

段氏以耨鉏二字說同而鉏下說有立字遂生分別非也
蓋古名爲耨漢名爲鉏故經典所有鉏字皆地名人名未
有以耨訓者蓋鉏鉏爲其本義左傳有人名鉏吾吾卽鉏
之省借也許君自用漢義耳不必曲爲之解且坐耨立耨
其器初不須區別今人於苗之初生蹲踞耨之苗與艸皆
有芟夷所謂立苗欲疏

亦惟禾稃然耳
它穀皆不然

不第嚴非種之鉏

也再芸則立矣而所用則皆鉏無復名耨者

鉏下云相屬集韻謂卽今耨字是也但集韻耨亦音陂四

十禡又收之步化切內引廣雅耕也又杷下云田器也篇海之耙卽杷字也音埧許讀鑿若搗亦非古音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讀罷若婆也玉篇廣韻音義同說文但廣韻作鑿耳集韻亦有此體罷亦從罷省聲

鉞下云大鎌也又曰鎌謂之鉞張徹說其說不別而區爲兩義吾前纂繫傳校錄已疑之今見段氏引方言錐謂之鉞廣雅作鉞因疑說文或錐譌爲鉞若夫大鎌則不可改自鎌以下四字皆說鎌不得如孫鮑二本作大鋏鋏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但許君屢用方言而鎌錐兩義皆出

方言不應又屬之張徹也。意者說文兩本義同而詞異校者掇拾之邪。

鎮下云博壓也。謂其鎮壓者廣博也。

鈕氏據衆經音義引及玉篇廣韻刪博字

如周禮職方氏言山鎮是已。金體重故從之。不必謂上下皆物名不當湖以虛字。遂說以纖佻之詞。指段氏說而言

段氏說鎔字誤引國策尤迂闊矣。木部椶下不云木朽也。則鎔下說之鏤朽也。鏤字本滯拙。恐係後人增。但玉篇廣韻皆云泥鎔。不引說文無從校之耳。鎔之器以金作之以木爲柄。其朽之時則用木片盛泥而以鎔塗之於壁。故椶

言部 卷二十一
三
鋏同字。猶煉鍊之同字矣。

鋏下云。一曰大鑿平木者。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鋏大鑿中木也。又自申之曰。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鋏也。段氏依以改之。是也。而其說殊誤。鑿以金爲刃。以木爲首。圓釜而納尖木。故李氏曰。以木通其中也。

鑿字說中見鑿字。足部撚之耳。段氏調停於聲意之間。謂當作脰。林雍以脰築地而行。非物情也。足新斷痛極矣。安能築地。亦以一足跣踣而行耳。今左傳作鑿。同聲假借。何不通之有。足部跣下云。輕足也。當作鑿也。大徐祇云。輕也。誤。

銚或從彖作錄。印林曰。衆經音義卷十一卷十七引張揖字詁。古文錄。𨾏二形。今作𨾏。案說文無𨾏。𨾏二字錄之爲字。望而知爲形聲。然古音彖聲元部。從聲東部。伊古以來。二部未嘗相通。而謂彖聲之字可爲從聲字之重文乎。細審說文此處。蓋有訛誤。廣韻四江銚。短矛也。𨾏同上。則銚之重文當作𨾏。而錄自爲一字。其重文當作𨾏。方言九矛。吳越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𨾏。或謂之銚。或謂之銚。廣雅。銚。𨾏。矛也。𨾏。謂之銚。玉篇。矛部。𨾏。銚也。𨾏。同上。廣韻二十四緩。𨾏。銚也。二十九換同。集韻二十四緩亦同。二十九

換鑕。鑕，小稍也。又鑕，鉞也。一曰小稍，是鑕與鉞鉞同。爲矛之短小者，錄與鑕爲一字，則正當次鉞字下。乃自玉篇金部與今說文同，集韻三鍾，鉞錄總爲一字，四江，鉞錄總猶爲一字，皆廁錄字於其閒，而緩換諸韻並不收錄字，蓋其沿誤久矣。張氏所見說文，當猶未誤也。

鋤，下云車軸鋤也。案軸之在轂中者，週遭多鑿小方槽，各納方鋤其中，今謂之荐，乃鋤之轉音也。釭，下云車轂中鋤也。案以大鋤穿陷諸轂之內，外兩端與轂之端正平，今猶有古玉釭頭矣，皆一目了然之事，而段氏皆以鋤鑕釋之。

此君久在京師見車多矣何不目驗之。○玉部琮下云似車釭周禮玉人職曰大琮尺二寸射四寸注曰射其外鉏牙案釭亦有鉏牙四出陷諸藪中以爲固但不能如琮之射四寸耳而段氏曰車轂空中不正圓爲八觚形又誤也若爲八觚以含其軸將何以利轉乎。

鈇字下段氏引後漢馮魴傳注引說文云莖刀鈇案固作剡刃不知段氏據何本然此君好爲不信不足倚任也。

开下云平也象二千對構上平也廣韻引構作舉无象字及上平也三字案干篆作𠂔二千對構則當作𠂔不得作

开故許君云上平。謂拗其曲者而直之也。故云象二千。不云從二千也。然干從入。說曰犯也。則非有物名干。干既非物。不可構也。故楚金曰。开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覺許說之未允矣。竊詳對構之說。疑开爲并之省。如丕從木無頭之例。并下本有兩說。從从开聲。則篆當如今本作𠂔。一曰从持二爲并。則篆當作𠂔。是許君於并字固不能無疑也。孔廟禮器碑。并官聖如。後文又有并官字。尤爲明證。今諸書有作元官氏者。有作开官氏者。故疑二字義相近。凡兩物并者。必大小齊同。此平之義所由來也。獨是有義則

必有聲而從开聲者。𠄎在齊韻。𠄎在寒韻。麗在先韻。邢在青韻。四分五裂。正不敢必古賢切之爲正音也。卽以有讀若者證之。𠄎讀若攜手。𠄎讀若刊。𠄎讀若研。𠄎讀若蘭。惟無在青韻者耳。是許君所自言者。初不一律也。從其聲者。凡二十四字。開字則大徐義小徐聲如是之多。不能不立开爲部首。而其音義殊難解說。闕之可也。段氏似忘干作𠄎。委曲說之。且曰干卽竿之省。則尤多岐亡羊矣。若謂是干戈之干。而以龍盾之合爲說。則二千猶可對構也。博古圖商持干父癸貞銘有𠄎。釋曰孫持干。是干戈之干。

几下云踞几也似謂几之體卑如人之蹲踞者然蓋魏其武安傳猶言避席膝席是漢初坐猶如古必無高几許君時或已有高几而以其非古制也特說曰踞几所引周禮五几皆非今之高几也

勺下云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韻會引同再以斟下云勺也證之是勺卽酌也衆經音義引說文勺料也再以木部料下云勺也杓下云料柄也證之是勺卽杓也玉篇以爲飲器廣韻十八藥兩收之音酌者挹取也音芍者引考工勺一升案說文蓋本兼兩義而以料也爲正義旣

云象形器用乃有形且禮龍勺疏勺蒲勺一勺之多皆器也蓋勺與匕分大小而形則同故顛倒以爲兩字之柄在下魁在上中有實下則魁在下柄在上中不加實以爲區別惟勺之中有實也故引伸以得挹取之義

尻字下段氏駁顏氏家訓非也孔子之名字必無傳譌之理且尼丘山名如作坵丘不可通也猶宛丘陶丘之不加丘旁矣

且字全體象形許君說誤謂一爲地尤誤上平者其面也兩直其足也兩橫其桄也几之桄一而兩之者畫几者畫

其前面兼露其方面此亦當然玉篇古文作且則祇一枕或小篆取字形茂美因而重之也下一則𣎵也𣎵闌足也植者爲足橫於足下者爲𣎵別用長版四合爲正方以承足也禮圖固然聶圖則𣎵在兩頭不合爲方也吾鄉猶有此制矣段氏說非也○且蓋古𣎵字借爲語詞旣久始從半內定之經典分用許說亦不合爲一而其說解則𣎵形也

𣎵下云且往也昨誤切此字之義則部首且字干也一切之義其聲則又部首且字子余一切之轉聲而說云且往又與鄭𣎵且往觀乎同詞然則且部所屬𣎵𣎵二字皆且

之分別文也。玉篇作𠂔，蓋從處省聲。廣韻作𠂔，從盧聲。盧本從且聲，兩且重複。說文亦有此例。

斤之爲器，今無此名。或卽鑕也。字又作鑕，然則篆文當作𠂔。橫者其首也，向左而下。迤者其刃也，植者其柄也。首以鑕爲刃，刃闊三寸許，長四寸許，爲隋鑕，納展其中，展也者，屬於刃之木之名也。展之中央鑿孔而納柄焉。篆文疊其柄與首者，首則展大於刃，柄則上方而下圓也。其刃橫，不似斧刃縮去木皮，木節皆用之。江南木工但用斧，不知鑕爲何物，故段氏亦不知也。

斫斲二字下皆云斫也釋器斫斲謂之定注鋤屬疏引廣雅定謂之耨釋器又云斫謂之鍤注鍤也案吾鄉鋤方而鍤長皆所以發土鉏入地淺耨艸用之鍤入地深種菜用之斫本是器名而斫下云擊也則言其用者以本部訓斫者六字故言擊以統之其實木部樁下云斫謂之樁石部磳下云斫也皆卽今本爾雅斫謂之鍤皆作器名解也然斫斲當爲一物許說則似兩物玉篇廣韻皆以斫爲鋤以斲爲鍤未知何故然金部鍤亦云大鉏也○斤斧斲皆直入木鉏鍤皆直入地故皆以斫說之

輶車有衣蔽無後輶其有後輶者謂之輶然則所謂輶車前者謂其有衣蔽也衣車後者謂其有後輶也惟其皆有衣蔽故輶下云輶車也不復區別左定九年傳正義總引之曰輶輶衣車也乃囁括其詞不得據以改說文。

輶字廣韻曰車輶兔釋名亦以爲伏兔段氏不從蓋由許說車軸縛縛字生疑也案伏兔有輶輶兩名者蓋其制之異自古而然輕車曰輶考工記加軫與輶是也大車曰輶易壯于大輿之輶是也又小畜大畜皆言輿說輶謂其自脫也輶則待人脫之不能自脫矣且輪之與輶輶之與輶

輓之與軌。輈之與輹。軫之與輹。皆一物而別其名。則由大車小車。器械異制。其形不同。其名斯不得不別也。何獨伏兔無異名乎。請以今制明之。乘車皆用輹。鑲軸爲渠。兩木著于車底。而向下夾持其渠。兩木之爪出軸下。可以革縛之。輹下云車伏兔。下革也是也。任載之車。亦有然者。皆輪自轉。軸不與之俱轉也。而又有軸與輪合爲一體。相隨俱轉者。則其輪先異。所云無輹曰軫者。是也。其伏兔以一木爲之。圓其中以含軸。如縛之者。然故許君說輹曰。車軸縛也。乃比象之詞。非真以革縛之也。故脂車者。用輹則膏其

釭用輶則卽膏此輶也。或遇大石阬坎往往自脫不如輶有革縛之之固也。終覺廣韻釋名爲長。

輶下云直輶車轡也。轡爲輶之或體。說云車衡三束也。曲輶轡縛直輶輶縛其文相應無可疑也。段氏謂輶當系曲輶車。夫此猶牯爲騾牛。騾爲牯馬耳。散文則通。何足致訾。又謂廣韻作直輶車爲是。則何不更以玉篇證之。其輶下云或作輶而輶下卽云直輶也。與廣韻輶下云曲輶車正同。然而玉篇輶下固云車衡三束。與說文同矣。其輶雖譌爲輶。亦曰直輶輶縛矣。從知其輶下云直輶謂直輶則用。

轅也。猶其注傲曰行險謂行險以傲幸也。廣韻之直轅車蓋亦同此。而由今日觀之。則直成歇後語。蓋其著書時有說文在前。從而鈔之。偶省數字。彼其意中記有說文。固自以爲明了也。而人後人目中。則見爲不明者。意中無說文故也。漢書鈔史記。尙或不免此失。而況餘人乎。廣韻麤下熟作麤。麤也。字彙祇云大麥新熟。豈可通哉。毋謂古人無此失也。老學菴筆記忘此二字。而曰當作連展。口語遞變。亦不特其文曰直轅。尙與段氏論車轅之說比附。若云直足怪。特其文曰直轅。尙與段氏論車轅之說比附。若云直轅車。則是直轅之車名曰畢矣。段氏不覺其不通乎。又謂此處列字次第。應論車轅。不應論衡縛。然則下文卽繼以

輓字不卽持衡之物乎。

輓下云輓前也。此輓謂直輓。馬曰衡。牛曰輓。衡以中央著
輓端。輓以兩端著輓端。輓亦作𨔵。𨔵厄。車人爲大車作𨔵。
釋名。𨔵。𨔵也。所以扼牛頸也。古詩牽牛不服輓。此皆分別
其爲牛車也。毛詩韓奕作厄。則小車也。通言之也。輓衡皆
有輓。故下文輓輓二字說解皆承輓言之。因便也。至於轡
則惟馬用之。故輓下云衡不復云輓也。段氏說不了。木部
云大車輓
輓當作輓

軍下云從車從包。省段氏謂當作從夕。是也。而倒置之則

非也。凡在某部，卽先言從某，以明主從也。惟主義兼聲者，乃退在下耳。

輶字，段氏謂卽玉篇之輶字，誣也。玉篇輶之忍切而無訓釋，是書字同說文而有音無義者，亦閒有之，不得別以輶字當之也。且輶口莖切，云車輶，段氏蓋因廣韻輶口莖切，遂謂與輶同耳。然廣韻口莖切內有輶字，云車輶，又車堅牢，則玉篇之車輶爲車輶之譌，而輶輶當爲一字。葢肯正一聲也。說文玉篇輶下皆云車堅也。

輶字下段氏引考工記注而駁之曰：輶不專謂輪，蓋以記

不言輪而注言輪耳。然其文固在輪人職。且上文云察其
苗蚤不齟則輪雖倣不匡。然則萬之以眡其匡。正承上文
匡非專謂輪而何。乃段氏不引前而引後。蓋以許說云車
戾不云輪戾。因記言輪不便。故引其不言輪者。預爲道地
耳。不知釋文不出正文匡字。而出注之匡刺。又不爲匡作
音訓。是不謂說文之輗卽考工之匡也。何須回護。

輦所眷切。玉篇山員切。吾鄉呼如纂。與此二音皆不同。

輗下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付蓋附著之附。玉篇附字下

云說文以附益爲埒从

當云从土傳寫脫土字也

此附作步口切。附婁

小土山也鈞案駟下說又知附著之附作付也耐下云後死者合食

於先祖然則其從付也即附麗之義隸下云附箸也駟下云附耳私小語也則用附卸車之後不可

當道礙人必令附宇下空閒之處以人輓其轅忽逆忽順

而屢推之而後得至於所附平時車右推車必推其軫此

則推其轅故曰反推也吾鄉此事其語如蛤然以使船傍

岸謂之攏岸推之必有呼如茸者矣段氏說怪誕

軛蓋大車之軛也段氏謂崇其闌與三面等誣也今人且

爲兩面稍矣豈古人而使之不便乎

輓下云大車後壓也案今大車恐其軛也後有木楮之恐

其輕也。前有木撻之，皆用于止車卸載之時，所以紓馬力也。云後壓者，謂車之後所壓耳。段氏曰：鎮大車後不知何故鎮之也。○改壓爲厭是也。而謂本之玉篇又誣也。玉篇作𡗕，撻厂與加土同一譌也。此君好爲不信奈何。說文校議曰：一切經音義引作大車後掩也。嚴氏曰：掩亦蔽也。筠案釋器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集韻引壓作屬似謬。

集韻引壓作屬似謬

韉下云紡車也。絲部紡下云網絲也。玉篇云紡絲也。今人抽棉爲線謂之紡而繰繭爲絲謂之韉。依許言之則兩名一事。其事曰紡。其器曰韉也。若依今語解之則絲不待紡。

○又案網絲也者謂網其絲也以靜字作動字用也結網者往復而結之輕絲者往復而縈繞之故借以爲言也

段氏改輻爲輻据玉篇廣韻以輻爲正文輻爲重文也然是書多先見行字而後說文字猶說文先小篆後籀古也亦或先列說文字猶說文以籀文人冠部也總以常用者爲主而已且玉篇先較後輻先軌後輻段氏不用而獨用輻字者喜其可以發異論也夫隸變以來從輻者或譌需而從需者又或譌需卽如儒字乃兼有儒便兩字之音義矣文選陸士衡挽歌注又引說文作輻段氏何不收爲重

文乎。

隕下云下隊也。嚴氏據諸引作隊下也。鈎案當作壞隊下也。句出玉篇。當卽本之說文。蓋以壞說其異名。再以隊下說其義。此說文例。玉篇不然也。知壞字自爲句者。玉篇土部墳壞也。與隕同。是其證。

隕下云敗城。阜曰隕。重文作墮。段氏未注。案春秋定十三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郕。杜注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此敗城之說也。許說連言阜者。以字從阜耳。阜無事於毀之。卽毀之亦非重大事。不須爲之立專名也。隕下云

讀若相推落之墀。吾初據墀下云落也。欲改墀爲墀。旣思墀落蓋自落。墀則推落之也。

墀下云崖也。玉篇作厓也。文選西京賦設切厓。墀注引說文墀厓也。然厓下云山邊也。崖下云高邊也。蓋卽一字不高。可以爲山乎。段氏分別之。似未是。墀下云水隈崖也。段氏改爲厓。

隔下云障也。障下云隔也。二字轉注相聯屬。段氏舍本部之轉注。遠求異部之轉注。迂矣。且其以西京賦注爲徵。不知說文塞下云隔。李氏卽顛倒引之。此注家常事。且以取

便也。賦曰：隔閼華戎。如引隔障也。之說則不甚明了。故舍此取彼。況隄下云塞也。卽以隔障二字繼之。同意可以互見。許君亦謂讀之者心皆細目皆長也。又案兩都賦注引說文：隄，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此乃土部塿字說也。李氏直引以說隄字，不別之曰說文作塿，可知引用之活法矣。不得因此而疑隄下說譌也。其詞較今本完善者。或今本經刪節，或以僞孔傳易之也。

隄下云水曲隄也。文選謝靈運斤竹澗詩注引作山曲，誤。七發注引作水曲，非所據本。少隄也二字。蓋水曲句絕，隄

也乃廣其名也。玉篇廣韻選注小徐皆知說文句讀蓋有師授。今人率不知也。

隙下云壁際孔也。段氏依選注刪孔字似未然。且江文通郭宏農詩又引作壁縫也。何不依之乎。

陽下云小障也。後漢書樊準傳注引說文塙小障也。卽此陽字之說。而塙則俗文也。長笛賦作鄔。注又引此說而曰在阜部。案古人作注於其所引字說少有似此的指其在某部者。蓋以字旣作鄔恐人於邑部檢之也。邑部鄔下云太原縣。非此所施。從阜旁者或在左。或在下。從邑旁者或

在右或在下長笛作鄔者猶隲字今春秋傳作鄔鄰字鄔
閣頌作隣也

榦支二十二字之作也初必爲一物一事而作而後借之

爲榦支用也周易百果艸木皆甲坼

坼一本作宅宅蓋毛之借字毛艸葉也謂

木則戴甲艸則吐萌也

爾雅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魚枕謂之丁

案丁卽今之釘字鐘鼎文作●者自其頂而觀之也作▼

者自其側而觀之也從而曳長之卽成个矣顧彼連而此

斷者與巾篆相避也禮記請庚之其味辛壬有謂象人荷

物者中一爲人上下兩一爲物一則擔荷之杖也𦰩字當

用六書正譌之說卽觀籀文癸從矢與矩同意亦可見子
者人形丑古杵字也又而加一與豕屬同其義明白春下
云從収持杵臨曰上杵省也恐午卽是古杵字象形也
虹之籀文𩇛從彡云電光也一變而昌再變而𠂔矣
從臼自持之說與要下人要自臼文法同是望文爲義也
酉古酒字部中字無一非酒事且其爲字也外象尊罍中
似水字與𠂔從水半見谷從水敗兒同法蓋旣已爲酒不
復可從水迨與𠂔合爲一字反加水作酒以爲別許君依
之是兩失也

它部從酉者三字斂下云酉所以祭也酉下
云繹酒也從酉皆直以酉爲酒醯下則又云

從酒省誤也。酒字固在本部。若古文亥爲豕故已亥譌三

豕要亦正譌三耳。豕亥一字初不譌緣已既爲三斯不不

能讀爲亥也。夫此諸說許君豈未嘗見及哉。其於一二三

八十字不猶分別說之不與四五六七九類聚哉。顧自爾

雅卽以此二十二字類聚而其中又有經典不見它義不

可強解者而太一經甲象人頭乙象人頸諸說猶可易爲

聯屬則亦聊且從之而已。然其說解曰木戴手甲乙象春

艸冤曲子象人形已爲蛇未象木重枝葉酉酒下皆云就

也。又云八月黍成八月爲酉月故言此以黏合之然黍之成熟早則立秋遲則處暑不能至八月

可爲酎酒亦以西爲酒而𠂔字之說與𠂔字相儷無復酒意是許君固心知其不然矣後之學者何必好古而失之愚哉

甲下云頭元爲甲元爲天色頭圓象天色亦象之十干亦以甲居首也小徐本蓋是宜與元似空又與宜似因而轉

譌不可從也吾不知太一經爲何等書其詞似與緯書類蓋後人疑其難解故以意改之

戊寅父丁鼎戊作𠂔字形似斧蓋古兵者名戊者立戟父戊彝作戊則與小篆形近

庚字說解似指事又似象形若論字形直是從𠂔干卽依

釋山碑肅字作𠂔亦不必非奴干也兵之古文𠂔亦可云從人庚聲而說云從人升干則會意字也然曰人升干則以人爲主似戰鬥字不似器械字亦可疑也

子下云萬物滋以滋說子同音爲訓也言十一月之所以屬子也又云人以爲偁段氏改人爲人是也謂子爲男子之美稱也下云象形卽象人形少溫在襁緥中之說是也言各有當不可牽合爲一段氏以朋黨烏呼之類況之則子月爲正義男子爲引伸之義倒置矣又以象形兼萬物滋言之尤誤獨不見部中字一切屬人乎

穀下云一曰穀耆也各本同小徐且以愚闇釋之矣段氏謂各本刪穀字不知所見何等本也然所著汲古閣說文訂有至今不改而以爲改者不知何以目昧也

去下云去卽易突字也此後人因許君引易無去字遂加此注後又寫入正文大徐又遂此句於充字下者蓋疑去字不能譌爲突充突之形尙爲略似故遂之總之以爲易之突字譌耳釋文初不云突說文作去陸氏甚了了也蓋許君旣以不順忽出說去之義又以從到子說去之形恐人不解到子之形何以得不順忽出之義乃引易以申之

而易文初無子字意乃又解易曰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
乃是遞相解釋非欲改易之突爲去也引經解義非引經
證字特忽突疊韻云突同音故用爲訓釋耳如此明晰而
讀者尙謂去卽易突字人之難曉如此而後來據爲典要
惠氏改易固謬段氏曲解亦非設許君有此言卽引易當
作去如其來如不費爾許詞矣主篇去下云此亦作突充
之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其謬誤在許君之前當與敘所云
苛人受錢同斥許君必不煽其燄也近有集鄭氏周易者
引秋官掌戮正義所引此爻之鄭注疏本作突也乃改
而爲充又自標經文亦作充竟與許君同遭此厚誣矣
丑下云時加丑段氏改時爲日非也此自是漢人語說已

見舖字下。

𠂔字隸丑部不可解。玉篇在肉部以爲肘之古文於理可通。廣韻則云食肉用說文也。

寅及古文𠂔𠂔皆不可解。積古齋寶盤本與戊寅爻丁鼎
𠂔繼彝(𠂔)皆與篆文相似。甲午簋𠂔𠂔與古文相似
仍不可解。疑𠂔𠂔爲𠂔之譌。

𠂔𠂔二字蓋特爲干支而作。非如它字之借用也。許說曰
𠂔爲春門。萬物已出。𠂔爲秋門。萬物已入。其詞甚直。不似
解它干支字之委曲矣。蓋以日言之則𠂔𠂔爲出作入息。

之時以月言之則非卯爲東作西成之時猶之宿有二十八而參農與星同體亦特製之字不似它宿用借字必俟此二宿以爲農時矣而非卯之意難於仿像以製字故寄其象於門門開則出物與事無不出也門閉則入物與事無不入也與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同爲比象之詞矣苟以會意常例論之非字兩戶相背當是開字卯字兩戶相連當是閉字乃別製開閉字者知此特爲干支作也

巳字下凡兩說前說用也從反巳此許君謂其當屬巳部也已巳也已止也用則行而不止也字形反巳字義亦反

巳也賈侍中說己意己實也象形此賈氏謂其當屬戊己之己部也己篆作己己則屈己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己實之象也如謂己意之己仍是巳午之巳則巳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那可也

巳下云己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段氏謂以本字爲說解所據者祀下云祭無已也以已釋已遂謂其同字耳不知說文之例用某字爲聲卽用某字之義爲義然非會意兼聲竝非形聲兼意者往往有之如禘下云諦祭也以帝之說曰諦也迅下云疾也以夙之說曰疾飛也鬲下云

齒分骨聲以列之說曰分解也。蹻下云舉足行高也。以喬之說曰高而曲也。跬下云蹈也以步所從之。少說曰蹈也。詰下云訓故言也。以古之說曰故也。話下云合會善言也。而籀文作譚以會之說曰合也。毅下云妄怒也。以豕之說曰豕怒毛豎也。𣦵下云戾也以韋之說曰可以束在戾相違背也。以上九事皆徒聲無義者而又非分別文一類。且有似乎省聲者。趁下云低頭疾行也。而鎮下云低頭也是金聲卽有低頭意而必不可謂趁從鎮省聲也。趯下云止行也。而繹下云止也。𣦵下云盡也。盡則當止。經典皆借畢

爲歟而畢自是田罔不得云趕從緝省聲也。諏下云聚謀也。叢下云聚也。以聚亦從取聲也。而不得謂諏叢從聚省聲也。粗檢首三篇已得若干。設檢全書而細覈之。當得百數十事。從知字起於聲。聲卽是義。吉祥字必無悔吝聲。夸奢字必無狹小聲。此音理也。然則祀自從巳午字。而祭無已自是已止字。從可決也。且檢從巳聲之字。起迄改祀祀。毘圮圯凡八字。徒聲無意。固無可憑。卽婚之籀文。屢本不可解。夔則以巳象其手足。均不足定巳午之非。卽已止字。乃若從巳聲者。莒台舛矣。相侶尤能凡九字。除徒聲者。

不計如猷爲狀之或體已非聲當是義蓋謂狀足卽當止也矣下云語已詞也汲古初印本已作以夫以已釋目而字又作以足徵以已皆目之變文初非已午字故史記用以已字者漢書卽用目字也孟子無以則王乎以無已則有一焉證之知以之卽已又曰陶以寡以者太也又可知以之卽已也況乎已部收目字而已卽以目爲義說文此類多有之工部云巧飾也巧字卽在本部也入部曰內也內字卽在本部也厚部云厚也桀部云磔也藥部云藥也西部云覆也見部云視也火部云燬也夬部云凍也其說

言部
解之字無不在本部而且內磔蒙視四字卽繼部首之下而與老考轉注又非一類其目眼舟船頁頭尸岸犬狗手拳虫蝮卽是一物者不復計又況箕下云𦇧也部中祇一𦇧字也歛下云歛也部中祇一歛字也𦇧下云𦇧聯也部中祇一𦇧字也午下云𦇧也部中祇一𦇧字也與夫巳部祇一巳字卽用爲義者尤比例之至明者矣如以巳巳爲一字則𦇧𦇧爲分別文歛歛屬轉注而箕之爲𦇧午之爲𦇧必不能強合爲一也。𦇧下云𦇧也說已見前彌下云𦇧也此以異部重文爲說解之例不與此同。考古圖𦇧

子鐘以用字作𠂔。已止字作𠂔。與段氏說合。又毛詩孔疏引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或借似爲𠂔也。說文似作𠂔。字從目而讀詳里切。亦可爲段氏說證。

醴下云。泛齊行酒也。廣韻同。玉篇。泛醴。齊行酒。均不可解。闕之可也。段氏謂是行敝之酒。是俗所謂行貨也。恐古無此語。酌下云。盛酒行觴也。或者行酒卽謂行觴。水經注。江源可以濫觴。將無亦可作醴觴與。濫觴蓋卽曲水流觴之謂。極形其小也。

韞下云酒味淫也。醴下云酒味苦也。

集韻引
竝同

汲古刊改苦

爲長。玉篇韞酒味苦也。醴酒味不長也。廣韻韞訓如說文。醴訓如玉篇。案說文兩字當互易其說解。覃部覃長味也。從覃者。覃含深也。覃深視也。深乃長義之引伸。知玉篇廣韻醴訓不長者非也。然知說文作淫不作長者。覃與醴皆余箴切。與淫同音。故知說文作淫以音說之也。至從韞聲之字。未有訓苦者。卽以玉篇爲據矣。此由寫者以二句相似因互訛耳。

醴字玉篇又一說云。醴醢也。或作醴。是醴亦通醢。與醢醢

爲一物三名也。然玉篇醴亦蒲桂切。與唐韻蒲計切同。與醴亡一切不同。蓋顧氏謂醴字通作醴。不謂醴字亦兼飲酒俱盡義也。

醴下云私宴飲也。玉篇祇云私也。承用常棣毛傳。然則許君以私說醴。再以宴飲說私。遞相訓釋。本是兩句。段氏所說正合許意。而改易其文。則不得其句讀也。○又案私宴飲也。嚴氏據諸引。以此爲字林。而謂說文本作酒美也。案玉篇醴私也。酒美也。知酒美爲兼義。如或以爲正義。則當與醇醴爲伍矣。自醴以下十一字。皆飲酒之字。不應有酒

美之字。又食部饌。燕食也。醕。私宴飲也。常棣毛傳。酖。私也。兩私字。皆備言燕私之私。燕食與宴飲一義。饌從食。故云食耳。其下卽引飲酒之饌。是不但食也。毛傳不脫屢升堂。謂之飲。知醕與私皆燕之別名。小雅如食宜饌。說文無饌字。蓋以饌醕攝之。集韻饌或作醕。

醫下云。毆惡姿

小徐作恣

也。醫之性然。此二句一義。下句申上

句。天下之精於一執者。其性多乖戾。醫其一也。蓋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亦其性本泥。乃精小道耳。又云得酒而使從。西二句一義。使如君臣佐使之使。藥中用酒者多也。非謂

醫愛酒如段氏說也。○醫字似當以酒正四飲爲正義而
以食醫疾醫爲借義酒正注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醕爲醴
凡醴酌釀醕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西省也疏曰
省者去羽從西省者去水案此則注案此說似誤祇當是
從毆聲不當以爲從省亦不當如許君以爲會意也抑
司農之說酒正以內則而曰醫與臆亦相似上言音聲與
亦謂音聲相似也釋文臆本又作醕說文無醕或許君亦
字或亦借臆爲之陸氏所引又本或未可據謂四飲之醫當用臆之借字乎

已下云已爲蛇亥之古文下云亥爲豕或十二肖屬是時

已有之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所引說文近人以其爲唐本也
往往信之以改今本然不可信者居多謹分別說之五經
文字之可信者倂下云見虞書與說文人部說合筍下云
古孝反見考工記力救反見春秋足徵分筍筍爲兩字之
誤筍下云與甬同足知說文不收甬之故甬下云說文字
林竝作甬知所見本無甬今本依禮增之也帑下云說文
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金帛所藏乃後人以
字林改說文也繼下云從𠂔反絕爲𠂔足正今本之誤全

全下云從亼下工今經典相承用下字或作仝訛亦足正
今本之誤我下云從戈從手千古垂字蘭下云從苜苜音
縣踣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說竝見前其不可信者隼下
云作隼訛然從隼聲自諧無取乎加言也龔龔下云上說
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之龔或係後人羣入若龔字
必不可解費誓作柴誓玉篇柴柴同出而引說文自在柴
下也寂下引說文然說文作宋辭辭下云上說文中古
文下籀文案說文辭有籀文辭不受也辭有籀文辭訟也
妄得合爲一字又下云山危反行遲也此說文又字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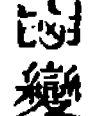



也。父下云竹几反。後至也。此說文父字音義也。部首既譌而兩部中字遂無不訛者。是可以各字證之。父部有𠂔。𠂔從父從𠂔。其理爲順。父部無𠂔。若作𠂔。則下半從非字之𠂔。其理不順。再以舛部證之。設說文兩部互訛。則字當作舛。其部當在父部。後不當在父部。後再以父父久三部次第證之。三字相似。其形遞減。若父父久爲次。則不足見意。西部云音遷。說文作𠂔。案說文有𠂔。𠂔無𠂔。旁旁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省邪增邪。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益盍下云上說文案說文作𠂔。豈可以大爲公。公古冰字。

也。尤經字據之可信者。焜下云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焜。今經典相承作燬。案爾疋釋言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疏引方言齊言焜。廣韻同。然則郭氏旣云齊人語。則爾疋本是焜火也。引詩亦本作焜。與說文同。後人以今詩改之耳。此足證爾疋之譌。亦足證說文有燬之爲後人增也。闕下云說文從二𠂔。𠂔音戟。足徵𠂔字之爲後增。焜畏下云鬼頭虎爪人可畏也。知說文篆本作𠂔。今本乃仿隸體改之。且云虎爪人較今本多人字。乃爲賅備。吾前謂畏從虞省蓋不誣也。其不可信者。書名字據從手不

從木已知其字學之疏故其誤倍于張氏。案榛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案說文案栗榛蕪初非一字。案刊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案識刊削亦非一字。扑下云說文作撲案說文自作𢇛又卽是手卜聲固同也。𢇛互下云上說文下隸省似今本互字係後增然互象形必是古字且桓字從之也。禮下云說文從冊與夢英同蓋別本豐乃祭器冊則典冊意不甚協積古齋嘉禮尊作𡔁案𡔁與𡔁𡔁形似蓋本作𡔁小篆加山爲豐猶𡔁加山爲豐也。忼亢下云易曰忼龍有悔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忼慨

也是忼卽今慷字。又引易者，乃借義也。亢，人頸也。是亢卽今吭字，豈可比而同之？又豈可不指言易而泛言經典？將經典亢字竝當作忼乎？蛇，蛇下云蝮也。上說文下隸省。案此是隸變，不得言省。且說文正文作它，云虫也。廣韻同玉篇云蛇也。卽以重文爲說解。易下云誰也。其例同此。雖虫下云蝮也。唐氏似不誤。然言各有當。此虫不可以爲蝮也。說見象形篇。緇，緇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段氏已駁之。輜，輜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輜從畱，畱在艸部。從𠂔從田。畱，畱之篆作畱。從之者，或作畱。苟作輜，是從畱矣。與夢英作畱相似。

舌舌下云。上說文。下俗字。案舌乃昏之隸省。非舌之俗字。
高高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鐘鼎率作高。非由隸省。覓弁
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覓之重文。𠂔。隸變作弁。若覓無
由省爲弁也。農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晨爲農之重文。
大火星也。借爲農字耳。𡇗。參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
不同。案說文。𡇗。參。竝收。參則隸變。何云不同。鼎下引說文
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
卦。巽下離上。巽爲木。離爲火。篆文木如此。析之兩向。左爲
𠂔。𠂔音牆。右爲𠂔。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案又易以

下蓋唐氏語。然既象析木，又分爲月。月則是會意矣。騎牆之見也。說文亦無月字。要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本非從女。案要自由變之。變西者，猶變票也。下半本從女。𠂔字與說文不同。變爲風者，殆初變爲𠂔。如變恐也。又縮之，斯成風耳。𠂔下云：按周禮，女子入于春臺，男子入于罪𠂔。𠂔字故從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案說文隸有篆文隸出，變爲士。敖字亦然，只是隸變何足致訾。然猶得曰：重文後增，唐本所無也。至於隸字在隸部，安得從又持米，且春臺

乃與米字黏連而秋官罪隸所司無芻禾之事與地官春人稟人全無交涉特以女子二句儷語附會爲說得不謂之迂謬乎大抵唐宋人所引說文或彼此不同或一書而屢引不同可知其時別本甚多不歸一律直由魏晉以後傳述說文者不知爲說經之鈐鍵而視爲雜湊之字書故有許君不收之字而以意增之者不解許君之說而以意改之或以字林改之者是以爾雅疏所引未字說陋謬不通亦謂出自說文然則張氏唐氏所引猶之此也豈盡關其讀書粗疏乎

道光丁酉三月二十二日始輯此書百日乃畢割裂竄
易數過又艸一過十一月十二日乃畢已閱二百三十
日矣十月中攜至掖以質翟君文泉文泉曰拙著隸篇
但從舊說之是者不加駁難君何以不然余曰是吾所
望而不至者也說文駁伯山二事嘗疑其非許君語然
而不能學者則體例致然既非注釋全書而偶摘一事
言之不出所以說之之故則人不知所謂矣且著書者
每勇於駁古人而怯於駁今人謂今人徒黨衆盛將羣
起而與我爲難也然使羣起難我我由之講其非以趨

於是則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義之詞相難則人皆見之而我亦無所失矣況乎螢光自照蟻封自高得其所得聊爲怡悅詎謂與斯世競短長哉許書故在請自研窮我之說或能啟翼之非謂竟可障蔽之也知我罪我或可與許君遙質之爾王筠記。

受業內弟高光儒席珍通校一過